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生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完成基因传递。后代最多的生物个体,就是最成功的个体。

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只蛋,而一只公鸡一天却能“上”几十次。如果让这只公鸡几十次都上同一只母鸡,或者憋着——一天只行一次房,那对这只公鸡的遗传利益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同时,行一次房对公鸡而言,付出极小——谁也没见过鸡的精子是什么样子,但鸡蛋大家都喜欢,一只煮鸡蛋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餐。如果公鸡射一次精,消耗的蛋白质也像一只鸡蛋的蛋白那么多,那这只公鸡一天最多也只能行一两次房,那种每天都“上”几十次的“淫靡”生活,恐怕连念头都不会有。

一只鸡蛋的大小,是一个鸡精子的几十万倍。雌雄两性细胞大小差异的极端,见于鸵鸟。鸵鸟,新西兰国鸟,仅产于新西兰,无尾无翅,属小型鸟类。它的卵子是雄性精子的一千万亿倍!但不公平的是在一只小鸡身上,来自公鸡的基因和来自母鸡的基因,却是各占一半!

如果一只公鸡“上”一次就能让母鸡受孕,它一天能“上”多少次,就需要多少只母鸡——每天对妃子们“普施雨露”一次。只有这样,才最符合它的遗传利益。

虽然女人的卵子与男人

的精子相比,大小差异没有鸵鸟的那么悬殊——人类卵子的大小是精子的30万倍——但道理是一样的。

男人一次射精的精子数,达数亿甚至十几亿。而女人,假如13岁初潮、45岁绝经,一辈子最大的排卵数,也不过区区的384个,如果其间怀孕或哺乳,这个数字还得下调。乍一看,在现行的一夫一妻制中,男子的生殖潜能被浪费了多少啊!当然这种算法一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男人如果一次只射出一个精子,能让配偶怀孕吗?

好像有点难度。那么我们换个角度,从时间出发来算算这笔账。一个男人两次射精之间的间隔,从理论上说,是15~30分钟。当然实际上,没有哪个男人能长时间保持这样的高效率。那么,一天一次怎么样?这对男人的身体不会有任何损害。

来看看女人的情况:怀孕及分娩需270天,之后的哺乳期内也很难再怀孕。虽然古代女子的哺乳期都很长,5~7年的时间也很常见,但我们仍按现代的1年时间来计算。这样,一个女人两次怀孕的间隔就是600多天。

看来,要想把一个男人最大的生殖潜能表现出来,应该

给他配备640个女人!但是,这个数字必须被修正一下: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弹无虚发”,与一个女人交配一次就会让她怀孕。平均需要多少次很难估算,我们放宽到20次,应该足够了——假定这20次全都发生在女人的“危险期”。

我们不妨想象有一群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排队”,条件如下:

A. 一个男人一天只行一次房;B. 只和身处“危险期”的女性交,间断也好,连续也好,只要做满20次,这个女人就会怀孕;C. 如果轮到哪个女人,而她却正好处于例假期或安全期,则向后顺延一天,直至她进入“危险期”;D. 怀孕的女人离开队列,完成分娩和一年哺乳后,再加入队列;E. 队列中人数最少的时候,不得少于16人。

这样算下来,每个男人共需要48个女人,即可发挥其最大的生殖潜能。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生育最多的男人是17世纪的摩洛哥国王伊斯迈尔,他一共生育了525个儿子和342个女儿。而女子中,生育纪录的保持者是一位莫斯科妇女,只有可怜的69人——能达到这个数字,还要归功于她生了很多

三胞胎。子宫的容量,总是有限的。通常一个女人一生生一个孩子,最大生育数也就是25个左右。与摩洛哥国王的子女数加以比较,比例是1:56。看来,我们上面那个1:48的估算,还不至于太离谱。

男人的遗传利益,在于与尽可能多的女人交配,以期生育出更多的后代。他的好色,是喜新不厌旧的。拿贾琏来说,凤姐和平儿,容貌、肌肤、身材、教养,哪方面拿出来都要比鲍二媳妇强出许多。但那也没有用,贾琏还是要去“偷腥”的。因为唯有与多个女人保持性关系的这一种行为模式,才符合贾琏的遗传利益。这一行为模式,早已被数字化编码储存在他的基因里了。贾琏之好色,正如小鸭子生下来就会游泳一样,是在贾琏动脑筋思考之前,甚至在他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正如贾母所言:“……整日价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凤姐和平儿再好,他也还是只喜欢和不同的女人睡觉。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而又不许他辗转反侧对其他女人寤寐思服,这确实十分不近情理。毕竟,男人的好色,是由其最根本的遗传利益所驱动的。这既不是什么道德问题,更不是所谓的

“思想品质”问题。这些所谓好色的表现,源于天性。

晋灭吴后,晋武帝将吴国皇帝孙皓的嫔妃、宫女悉数收纳,致后宫逾万人。而南北朝时后赵的皇帝石虎,后宫居然有3万多人。不过,对普通男人来说,即便只有48个妻子,也是一件辛苦而困难的事情。首先,他就面对来自其他47个男人的竞争,要冒被那47个男人联合起来“谋色害命”的危险,以及众多子女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等诸多烦恼。所以自古以来,只有在权力和财富上达到很高的成就,男人才有能力拥有众多的妻子。据达尔文对新西兰原住民部落情况的描述:在部落中,几乎每一个长得好看些或有希望长得好看些的女子,都会被酋长宣布为他的“塔铺”,意即禁脔。

有没有某个男人能避开诸如养孩子之类的烦心事而有幸当一个“大鼻子情圣”呢?在这方面,国王们和中世纪的教皇、主教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据《欧洲道德史》中记载:1171年在圣奥古斯丁,一个男修道院院长仅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7个私生子;在西班牙的圣彼拉奥,另一位男修道院院长于1130年被证实至少有70个姘妇;列日的主教亨利三世被免职,原

因是被查出有65个私生子。小小的主教当然无法与教皇相比——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所承认的私生子,数目达到创纪录的117个。这个惊人的数字当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他还只是布伦红衣主教的时候,就与辖区内超过200个的有夫之妇、寡妇、姑娘和修女有染。

在好色大业上,中国的男人比起外国的男人来,不说有过之无不及,至少是不遑多让。清朝采蘅子《虫鸣漫录》中记载,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三日不御女,皮裂血出,军中携妓自随,明太祖不之禁”。更有甚者是纪晓岚,每天必须行房5次,分别是入朝前、入朝后回来、午间、傍晚和临睡前各一次。据他自己说,如果不这样,就会生病。这5次中尤其是“入朝后回来”还要行一次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在今天北京珠市口西大街。虽说以前上朝比现在上班要早很多,天不亮就要进宫,可参完朝议完政,还得和同僚们聊几句天气,然后才能打道回府。坐轿子从天安门一直到珠市口西大街,一路上也得花不少时间。这么算下来,到了家里怎么也得是11点钟左右、快吃中午饭的光景。看来他午饭前后要各行一次房这饭才吃得香,和女人睡个觉简直如同今人之饭前便后要洗手。(肉唐僧 来源:被劫持的私生活)

中国文化趣问

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

另外,“弹指”,也就是捻弹手指作声的动作,还原本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招唤、敬礼、祝咒等含义。

乱写乱画为何称为“涂鸦”

“涂鸦”的说法来自唐代卢仝《示添丁》中的诗句“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这很好理解,古人写字用墨汁,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是黑色的,与乌鸦的颜色一样。卢仝说自己的作品“如老鸦”,真是既生动又风趣。后人便由此沿用“涂鸦”来比喻书画或文字的稚劣,这种说法多有谦称的意味。

现代意义上的“涂鸦”则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凡是街头建筑物的墙壁上所出现的各类色彩鲜艳的图案,或奇形怪状的文字,均可被称作“涂鸦”。这些被一些人视为艺术却令管理人员头痛的街头文化,是一种结合了“嘻哈”文化的涂写艺术,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纽约。

部分文化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涂鸦”作品是某些阶层人士进行心理宣泄的一种衍生品,尤其是时代压抑下的族群和阶层群众的心理宣泄,它具有较强烈的反叛色彩、发泄的倾向和随意的风格,甚至有些反传统、反社会的精神。

“吹牛”是一种渡河工具?

“吹牛”现在有夸口、说大话等意思,可它最早的意思,却与浮夸无关,指的是西北人的一种渡河工具。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史林杂识·吹牛·拍马》一文中作过考证:吹牛一词最早是西北方言,源于陕甘宁和内蒙古一带。西北河流湍急,难以行舟,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干牛皮或羊皮袋吹成气囊,做成皮筏子,扎好口后连接成筏,作为渡河的工具。牛皮筏子相连,可以承载数千斤

的重物过河。据说,元世祖忽必烈就曾把它用于战争,并获大捷。他曾率军到达金沙江西岸,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令革囊以济”,渡江进入丽江地区,并大败大理守军。现在昆明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提到的“元跨革囊”,指的就是这个典故。

关于吹牛,还有一种有趣

的说法,认为它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看重的财产就是牛马。

因此,人们聚在一起总喜欢

谈论自己的牛马,其中就难免有夸大的成分。日久天长,“吹牛”之说流传开来,有了说大话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地方方言中,“吹牛”还有其他的意思。如在云南方言里,“吹牛”是聊天、拉家常的意思,与说大话完全无关。

夫妻也叫“两口子”

夫妻常被人叫做两口子,带有些许亲昵的色彩。不少人认为所谓“两口子”,就是说夫妻一家是两张嘴在一起吃饭,这样理解未免显得简单了些。其实,这“两口子”之说,还有段小故事,而且不止一个版本。

比较流行的版本是说,在明朝洪武年间,南方某地书生高文敬,一日外出,在河中救出一名唤作路春花的女子。两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谁知春花被恶少罗大公子抢走纳为小妾。后借环小玉相助,高、路二人出逃,但却被罗大公子追上,相互撕扯中罗坠崖身亡。

罗家势力强大,高、路二人被打入死牢候斩。朱元璋得知此事,亲自审问,终于真相大白。于是朱元璋便免除高、路二人的死刑,将二人分别发配到湖北的桃园口和安徽的金山口。虽远隔千里,但二人两情依旧,当地人都很敬重他们,称他们为“两口子”。

另外一个版本则是清朝时候的事儿。说的是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偶识本地恶少石万仓的妻子曾素箴。二人一见钟情,遂私下往来。石万仓是个嗜酒成性的人,一次因酗酒过度而一命呜呼。石家人怀疑他是被曾素箴害死的,就告到县衙,说曾素箴因奸杀死亲夫。县官便

将张继贤和曾素箴两人判为死罪。

乾隆皇帝在阅案时,无意中看到张继贤的供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有心救他。

因此,乾隆御批将张继贤和曾素箴分别发配到徽山湖的卧虎口和黑风口。

免于一死,况且发配的两地相距不远,可以互相往来,张、曾二人喜出望外。

此后,他们经常来往于“两口”之间,渐渐地就被人们称为“两口子”。后来,人们就用“两口子”泛指“夫妻俩”了。

“吃豆腐”是占女孩便宜

现在经常使用的“吃豆腐”一词,可不是食用豆腐这么简单的意思了。这里所说的“吃豆腐”,是占女孩子便宜的意思,有时候甚至可以视为“性骚扰”的含蓄说法,被使用于多种场合。虽说意思不同,但“吃豆腐”却跟食用豆腐暗有关联。有人认为,“吃豆腐”的说法与民间常有“豆腐西施”的戏称有关:豆腐店老板娘因常食豆腐而细皮嫩肉,为招徕顾客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便引得周围男人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且动手动脚。于是,“吃豆腐”就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

当然,另外一种说法可信度更高:旧时丧俗有“吃豆腐”的习惯。丧家准备的饭菜中必有豆腐,所以去丧家吊唁吃饭叫“吃豆腐”,也叫“吃豆腐饭”。不少人为填饱肚皮,只好厚着脸皮去蹭饭,时间久了“吃豆腐”便有了占便宜的意思。

(邵颖涛 来源:新闻午报)

中晚期肿瘤患者有救了!

医学界公认:肿瘤是基因病,是基因(DNA)突变逐渐积累所致,因此从DNA入手是治疗肿瘤的关键。

由素有“东方基因摇篮”之称的中科院陕西分院(世界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元元”和“阳阳”的诞生地)研制,科学院制药厂生产的基英肽,是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能够直接斩断肿瘤细胞的DNA链,杀死肿瘤细胞的基因抗肿瘤药物。基英肽浓度

高,液体剂型易吸收、作用快,特别适用于中晚期肿瘤患者。

经国内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一般情况下肿瘤患者服用基英肽10天左右精神好转,饮食、睡眠明显好转,恶心、呕吐、腹胀等临床症状消失;半个月左右,胸、腹水开始吸收,疼痛明显缓解,放化疗患者白细胞等血象指标恢复正常;一个月后,肿瘤得到控制,可下床走动;两个月后大部分患者肿瘤标志物下降,肿瘤块开始缩小……

基英肽因疗效显著,使用安全已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为“甲类OTC”并在药盒上标注:本品是可斩断肿瘤细胞的DNA链,使之凋亡的抗肿瘤药物,基英肽自上市以来已帮助众多的肿瘤患者走出了“绝症”的阴影。

电话:025-83946955

0510-85747576

0512-65162362

0513-85976856

0519-86415769

疝气不手术一次性治疗

疝气俗称小肠串气,常见于腹股沟部及阴部有可复性包块,在腹内压力增高使腹腔内脏器掉入疝囊严重时发生嵌顿性疝,造成肠梗阻产生肠坏死,为此本院由南京中大中医药研究所疝气专家坐诊,率先定点引进卫生部推广全新技术疝气“超导可视介入疗法”专治:斜疝、直疝、股疝、鞘膜积液(水疝)及术后复发(1~90岁);只需治疗一次即可,具有安全、不手术、随治随走,该技术避免了刀割之苦的烦恼,是医学界公认的非手术治疗疝气的全新技术。

应患者要求,会诊时间自12月10日~12月31日,期间治疗费优惠30%。

电话:025-68676008

地址:南京市虎踞南路66-8号,乘13、21、28、75、82、134路到水西门下,江苏鞋城往北100米。

消腹水、浮肿

平安过年

腹水、浮肿形成的病因很多,危害最严重的就是滞留体内的水及蛋白因时间过久转化为有害的水毒蛋白,一般的利尿剂只能排水不能消除水毒蛋白,这种水毒蛋白不除就如出血不止,最终导致肝肾损害,危及生命。

药物学家钱智博教授,从甘遂中成功分离出甘遂多肽和甘遂皂甙,并研制出治腹水专用“胰症新药”,该药能把粘黏的水毒蛋白裂解,还可将其从小大便排出,防止腹水滋生。

经临床验证,肝腹水、肿瘤积液、肾水肿、心及肺源性水肿、无名水肿患者服用1个疗程腹水、浮肿即可消退,中重度患者巩固1~2个疗程即可。

电话:025-52200234 省内免费送货

全省版 广告热线:025-84519772
友情提示:请客户仔细查验对方真实情况,本栏目广告不作为承揽法律责任的依据
贷款咨询服务中心
钱隆贷款:速办个人贷款,长期办理中小型企业(10~500万)民间融资,财团直投,免抵押,免担保,外地可025-85036700、013218888969
冉怡:专业办理个人、企业、项目投资、融资、实力雄厚、财团直投,成功案例,外地可,成功收费。025-68951410
兴利翔企急贷、免抵押各行信用业务,包下85011370